

故乡旧影

程远

广播站

广播站主打节目《矿区新闻》早午晚三次,是否都是首播,还是有两遍重播?现在已经记不清了。播音员一个叫李颖,一个叫盖淑霞。随着矿山电视台的成立,她们又成为电视播报员,值得一提的是前者英年早逝,让人痛心不已。

与《矿报》一样,我与矿广播站、电视台的关系,也是因为投稿、写稿。那时,矿区每个单位一般都有政工科或宣传报道组,我虽然换了几家单位,但工作似乎没有脱开过这个,不是专职,就是兼职。但我并不怎样喜欢这个活计,何况那时的新闻写作也不过是好人好事宣传。有什么可宣传的呢?说归说,最终还是要完成稿件任务,甚至每每超额完成,年底评个优秀通讯报道员,奖励个床单被罩,终也不是件坏事情。

我的朋友祝全华,这方面比我先进多了,一天几篇稿十几篇稿都写过。为此,他也有数个笔名。不过有一天,他对我说:真写吐了!我相信,这是真话。

我也上过一次矿电视荧屏,那是矿团委要求每个单位团书记出境,尤其是采选冶一线。好像五四青年节吧,我迎风站在正在兴建的冶炼厂工地上,头戴安全帽,脚穿胶皮靴,对着麦克风说着些什么,估计是“炼厂,青春在这里闪光”云云,回头我都没好意思看播出。

清选厂·胶丸厂·服装厂

清选厂同红选厂一样,也是选矿厂,位于清原县城火车站北面的一个山脚下,主要负责向阳坑的矿石选料,然后送往沈阳冶炼厂。记忆中,我去过几次清选厂,下火车,过铁道,一条洒满矿石粉尘的土路沿山脚铺展,转悠一趟,灰头土脸。

胶丸厂也在清原铁北,距离清选厂不远,都属红透山矿所属,不过前者是全民单位,后者是集体单位,上世纪一九九〇年左右,为安置矿山待业青年而建。那时,我正在劳服公司安置办工作,因此多次到这个厂。厂长姓曹,一个敢想敢干的管理者,带我们参观生产车间,边走边聊他在南方跑设备、挖人才的故事。

与胶丸厂一样,服装厂也是为解决矿山待业青年就业而兴办的厂子,建厂时间也几乎与胶丸厂相同,厂里的职工也多是年轻姑娘。不过这个厂不在县城,而是在红透山矿区,即独身楼后面的黄泥岭上,紧挨着矿外宾招待所。建厂初期,得到大连皮口著名民营企业李桂莲的支持,故取名“红莲服装厂”,主要加工外贸服装,销往日、韩、俄等国家,每过一段时间,就有若干卡车开进矿区,但因集装箱太高,过不去桥洞(火车道横穿公路的立交桥),就只好停在完全中学门前,成为矿山一景。

若干年后,胶丸厂、服装厂都相继停产、倒闭,工人下岗。想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七粮液

以甘肃青稞、小麦、大麦和青豌

豆,结合东北特产红高粱、大米和玉米,共计七种粮食,加上矿山深井泉水酿造而成的白酒,可谓窖香浓郁,绵软甘冽。其满红亭、红山酒等品牌,被列入省市名优产品之列。初创期由《抚顺日报》代理,我的两位朋友,一个负责包装策划,一个负责产品营销,一时间家喻户晓,声名远播。

作为乡党,我自然是喝过这个酒的,且在沈阳接待过从甘肃回乡创业的王振林先生。当然,那时七粮液还没有生产出来,我们喝的是沈阳雪花,席间有晋忠、建德、刘波、徐进等。之后某年,我带朋友回老家玩,自然也去参观了酒厂,现任厂长——王振林先生的弟弟在豪华的办公室里,让我给酒厂题字,我推说没带印章而婉拒。厂长说不急,手一挥,几个工人便往我们车的后备箱里装了几坛老酒。

后来写了这几个字:酒饮七粮液,情系红透山。

苍石干豆腐

确切地说是苍石乡小西堡村干豆腐。小西堡位于苍石浑河对岸,几十户人家中有一半以上开豆腐坊,因大豆品种、土壤和水质好,加上碾子磨什么的传统工艺,做出来的干豆腐色泽金黄,薄如宣纸,软硬适中,味道芳香,十分适合炒、炖、烤,尤其生卷大葱蘸大酱,成为本地招待客人的一道不可或缺的名菜,甚至上升到旅游纪念品之首选。

——来十斤干豆腐!

很多外地人到农贸市场总要这样叫着。更有肯吃苦的商贩,每天起早把刚做好的干豆腐运往清原、抚顺、沈阳、大连、吉林等地,因此而提前进入小康生活。

但我至今一次也没有去过小西堡,只是远远地望过那里。据说那是一块风水宝地,几次浑河水灾,202国道都被冲毁了,那里却安然无恙。

苍石站

苍石为满语,意为:白毛狐狸。这是新宾满族文化研究者王长安老师告诉我的。

以浑河为界,苍石又分为南苍石和北苍石。沈(阳)吉(林)铁路贯穿南苍石,火车站即设在浑河岸边不远处,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站,其设计风格与这条线上的清原、南口前、北三家、南杂木等站一样,均为日式建筑——由此似可认为日伪时期的产物?我没有考证。但其使用价值,一定与浑河北面群山之间的红透山矿有关,尤其是建国以后,成为矿山物资运输和人员流动的重要枢纽。那时,我们出入矿区一般都乘坐小火车到苍石站。当小火车穿过浑河大桥时,司机总要拉响长长的汽笛,以致脚下的铁轨发出轰隆隆的回响。

如今,矿山通往苍石的小火车早已取消客运。人们往来矿区,乃至清原、通化、抚顺、沈阳,除公交车外,更多的是自驾车和长途客车。

苍石火车站依然存在,虽然每天客流量很少,但依然是这片土地上不可替代的交通要道。无论是从这里出发,还是回归,那长长的铁路线依然会留给人们无限的向往和畅想。



鸟鸣花间

王泽民 摄

乡村的春天

陈利生

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。节气一个接着一个,都是催促农事的,农人们的腰都要累弯了。

春雷轰鸣的时候,蛰伏的生命开始苏醒。熟睡的种子醒来了,冬眠的土地醒来了,慵懒的老牛也醒来了。山野林间,沟沟坎坎,早有勤快的庄稼人在田间劳作的身影。耕牛在主人的吆喝声里拖着犁耙踽踽而行,湿润而松散的泥土带着冬雪水浸润过的气息袒露出来。早春的燕子时而啄一下春泥,时而围着耕作的老牛翩翩翻飞。

这时,一垄垄的麦苗舒展着翠绿的身姿。在它的身边,金钱草、紫云英、野芹也在一小片一小片的空隙间蓬勃着。而最多的要数马兰头,像一只只小小的手掌,向蓝天展示着生命的春汛。它们在长长的田埂上连成一片,绿油油地泛着春天的味道。马兰头芳香了乡村的春天,也滋润了乡村的生活。

村道上,猪呀鸡呀,也似乎感受到了春的气息,欢快地跑着、叫着。春天的一切都那么富有生气。

惊蛰过后,几场春风春雨,油菜遇节气而疯长,开得是那般热烈,那般迷人。在乡间的原野,油菜花以爆发的姿态,肆无忌惮地张扬它的艳丽和浪漫,悄悄地在暖和的春风里传递她的妩媚和柔情。一时间,油菜花溢满三月的乡村,成为春天的主色调,也让人真切体会到了只有春天才有的那股扑面而来的生命力。

因为有了油菜花的招摇,乡村才显得更加鲜活和清新。也因为有了它,把春天铺展得妖艳而又诗意,辽阔而又深邃。老远看那一片花海,好像谁用大笔在天地之间抹了一道重重的金黄。天地之间,俨然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。

乡下的一年四季,最美好的时节莫过于清明前后。这时候,草木焕发出勃勃的生机。河堤边,听得到春笋在沙沙的雨声中欢快地拔节,柳枝在沥沥的春雨中悄然吐芽;山坡上,红的是桃,粉的是杏,白的是梨,是那樣的艳丽耀眼,那樣的桃红柳绿。

还没到清明,人们的思绪就飘往那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家了。因为老家的青山上还安息着先人的魂灵。清明,历来为乡人所看重,尤其是父辈和祖辈。清明前的某

一夜,大人们忽然梦见了先人的音容笑貌,就会说:“他们都在那边念叨了,该去上坟添土了。”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。这一天,总和细雨关联,总和灵魂关联。绵绵的春雨落在坚硬的青石板上,萌发了人们的缕缕情思。于是,家人提着祭品,揣一颗虔诚的心,老老少少一大群就去上坟了。这一刻,积淀多时的亲情如潮水涌起,亲人们的面容在缭绕的青烟中也渐渐明朗起来。这一刻,站在隔断阴阳的墓碑前,人们寻求灵魂的交流,感叹人生命运的变化无常。也许,一次延误,说不定再没有补救的机会;一次分离,说不定成为永别。

故园肠断处,日夜柳条新。清明,是一个充满伤感的画面。家乡人过清明,少了世俗,多了虔诚;没有断魂,只有思念。

清明时节,最是那迷蒙的烟雨中,三两个窈窕女子,撑着花伞,置身花海,漫步小径,芳草萋萋,别有一番风味。踏青的人们,呼着清新空气,闻着泥土芬芳,不慌不忙,悠闲自在,感受杏花烟雨的迷离,该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。“野渡花争发,春塘水乱流”。唐诗宋词的风韵,便氤氲在这青山明水之中了。

春雨惊春谷雨天。“时令过清明,朝朝布谷鸣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在《布谷》一诗中写的诗句。这个时节,布谷鸟嘹亮的鸣叫响彻天宇,淡紫色的豌豆花铺满田间地头。就在这一瞬,我幡然醒悟:谷雨定是前人专为江南设立的。因为,唯有江南,才会有如此这般缠绵的细雨。

春雨是很有意味的。少了春雨的季节,便缺了那一份细碎清寒的美。柔柔的春风夹杂着细细的春雨,是给春天这个新生儿最美好的洗礼。牛毛细雨笼罩着整个村庄,村道是湿漉漉的,树叶是亮晶晶的,仿佛天地间披上了一层细纱,又宛如夜半惊醒的幽梦。

有谁知道,从清明到谷雨的路有多远?有谁知道,父辈们藏在春天里的心事?父亲的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。在种子播下后,父亲便等待种子发芽。甚至在梦里,父亲也听见了种子萌芽的声音。是的,多少个立春和雨水过去了,多少个清明和谷雨过去了,农事永远辛劳,祭祖永远虔诚,期盼永远美好。